

社址：延安

日 (四月初十日 小滿)
四月廿六日 芒種

地址：新市場
邊區新華書店門市部

廠工各區軍中魯、南魯 增大量產擊突月五

多甚造創種各料原省節意注

【新華社山東十二日電】魯南、魯中各區軍工廠，自五月以來，工作極為緊張，日夜趕工，產量激增。據統計，五月全月產量較四月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。各工廠工人，為支援前線，克服困難，日夜奮鬥，產量不斷上升。五月全月產量較四月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。各工廠工人，為支援前線，克服困難，日夜奮鬥，產量不斷上升。

晉冀魯邊府指示 大量發展羣衆副業生產

準備作日用品村自給

【新華社太行十二日電】晉冀魯邊府，為發展農村經濟，指示各縣大量發展羣衆副業生產。指示中強調，各縣應根據本地資源，發展多種經營，增加農民收入。同時，要求各縣加強日用品生產，以滿足農村需要，減少對市場的依賴。

挺進敵後點周圍生產、警戒

打下的糧食六分給民四分作軍火基金

【新華社晉北十二日電】晉北各縣挺進敵後，積極開展生產和警戒工作。各縣在敵後建立根據地，組織武裝力量，打擊敵人的「掃蕩」行動。同時，各縣還組織農民開展生產，增加糧食產量。打下的糧食，六分給民，四分作軍火基金，以支持抗戰。

太行北岩頭嶺互助組 八天中播種二百畝

王同會善於團結別組，培養新的積極份子

【新華社太行十二日電】太行北岩頭嶺互助組，在八天中播種二百畝。該組由王同會領導，成員包括各村的農民。王同會善於團結別組，培養新的積極份子，使互助組的工作開展得順利。該組的成績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表彰。

晉察冀機關個人生活

今年以手工業爲主
強調每人精通一門技術

【新華社晉察冀九日電】晉察冀機關，今年以手工業爲主，強調每人精通一門技術。機關幹部紛紛參加手工業生產，如縫紉、編織等。通過手工業生產，機關幹部不僅增加了收入，還鍛煉了技術，爲抗戰貢獻力量。

晉察冀分局指示 加強黨報及通訊工作

【新華社晉察冀九日電】晉察冀分局，指示各縣加強黨報及通訊工作。分局要求各縣黨報，要及時報導抗戰消息，動員羣衆參加抗戰。同時，還要求各縣加強通訊工作，確保信息暢通，爲抗戰提供支援。

中耕春村一如邱縣費南魯 組工變入加都團妹姐團童兒

的下省節，用作的力動勞半了揮發

。上作細耕深在用部全，力動勞整

【新華社山東九日電】魯南邱縣，中耕春村一如邱縣費南魯。該縣農民，在春耕期間，積極開展互助合作，提高生產效率。同時，還組織婦女團、兒童團等，參與春耕工作。通過這些組織，農民們互相幫助，共同完成春耕任務。

建議廣設報代銷處

【新華社太行十二日電】建議廣設報代銷處，以便羣衆訂閱報紙。各縣應根據需要，設立報代銷處，方便農民訂閱報紙，獲取抗戰信息。這將有助於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，增強他們的抗戰信心。

新寧藥房合作社結束

在舊有基礎上成立醫藥合作社

【新華社山東九日電】新寧藥房合作社，在舊有基礎上成立醫藥合作社。該合作社成立後，將為羣衆提供藥品供應服務，保障抗戰需要。合作社的成立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。

四區社浦金山、白志俊 親自帶花下鄉發給婦女

【本報浦金山、白志俊專電】四區社浦金山、白志俊，親自帶花下鄉發給婦女。他們深入農村，慰問婦女，並發給她們各種物資，以支持她們的抗戰工作。這一舉動，贏得了婦女們的熱烈歡迎。

調劑樹栽子做得很好

私人調劑土地按二八分樹

【本報專訊】調劑樹栽子做得很好，私人調劑土地按二八分樹。各縣在調劑樹栽子方面，取得了顯著成效。通過私人調劑，樹栽子的分配更加合理，農民們對土地的使用也更加科學。這將有助於提高農村的生產力。

喜順任區武牛縣鄭 人壞查嚴產生織組

【本報鄭武牛縣專電】喜順任區武牛縣鄭，人壞查嚴產生織組。該組成立後，將嚴厲打擊犯罪活動，維護社會治安。組員們將深入各村，調查各種違法亂紀行為，確保農村地區的安寧。

我的中國朋友

混成第九旅團三十九渡邊俊夫
大隊一中隊二等兵

八路軍在一九四〇年八月，發動了有名的百團大戰，我們的中隊在晉西北被八路軍包圍了，全部被消滅，剩下我和其他幾個戰友，負了傷被八路軍俘虜了。

八路軍很快的把我們送進醫院。那時，我以為當俘虜是日本軍人最大的恥辱，我擔心，不知八路軍將用怎樣殘酷的方法折磨我。因此，肉體的創傷加上精神的痛苦，使我的身體極度衰弱。

但是八路軍的同志對我非常親切。尤其是那個和我同一病房的二〇師的戰士，三十四、五歲光景，黑黑臉，卻一笑，樣子好極了，可是他笑起來，却又又是那麼和善。他自己也有病，但他幫助我起床、睡覺，就是不叫我也會去上廁所，點上火給我抽煙。那時，我正患痢疾，一個人起不來，那是在深夜半夜，我不得不從睡夢中驚醒的他喊醒，他把我扶上毛毯，一夜不知要喊他多少回，但他從來沒有一點不耐煩的臉色。有一次，一個小不來，我掉進了毛毯裏，不知怎樣才好，我想起又與劉，沒有人會來理我的。誰想到他知道了，打了熱水把我的衣服洗淨，把我的身子洗得乾乾淨淨的，又到黃河邊，把我的衣服都洗乾淨了。

不久，我要到延安去了。記得從內地出發，和母親、兄弟分別的時候，我從沒有哭過，可是這次和他分離，我卻忍不住流下了眼淚。

進了延安和平醫院後，醫生、看護和一般中國同志都對我特別關心。譬如魯藝的柳柳同志就時常來找我，問我在八路軍內的生活怎樣，家裏還有什麼人，想吃些什麼。我就不客氣的回答說：「想吃泡菜」。第二天，他就給我買來了。

有一次，我睡在床上，覺得有人輕輕地拍我的肩膀，睜眼一看，柳柳同志站在我面前，我很奇怪，因為那時他早已出院了。原來是他聽朋友說，知道我進了醫院，特地買了餅乾、藥水來探望我的。他還對我說，他不會說中國話，只能用中國話「謝謝」兩個字來回答。

在和平醫院，我又認識一位八路軍的同志，時常到那裏去抽煙、談話。有一次，我聽說他要上延安去，我就託他給我買幾包煙。他很高興的答應了。可是後來我聽說他是八路軍的隊長，因為當時，我還不了解八路軍，聽起日本軍的隊長來，不由我不大吃一驚，趕快跑去賠罪，可是他却只是笑哈哈的拍着我的肩膀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八路軍和日本軍不一樣！」

上面是中國朋友對我的友情的幾片斷片了！但是我在日本二十多年的生活中，從來沒有遇見過。

